

葉聖陶短篇小說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葉聖陶短篇小說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•北京

本書出版說明

这本选集的二十三篇小說，是作者从历年所写的大量的作品中选出来的，並由作者作了一番修訂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1954 年 11 月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东 四 条 胡 同 4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

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書 店 發 行

*

書号 102 字数 125,000 开本 3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5 1/8 插頁 2

1957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7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 册

定价(6) 0.75 元

目次

一生	一
隔膜	五
阿鳳	一三
一課	六
曉行	二五
飯	三一
義兒	三九
小銅匠	四八
校長	五五
金耳環	六六
潘先生在難中	七七
外國旗	八六
前途	一〇六

城中	一五
搭班子	二九
抗爭	一〇
夜	一五
多收了三五斗	一六
一個練習生	一七
寒假的一天	一八
一篇宣言	二〇
我們的驕傲	二六
春聯兒	三三

一 生

伊生在農家，沒有享過『呼奴喚婢』『傳粉施朱』的福氣，也沒有受過『三從四德』的教訓，簡直是很簡單的一個動物。伊自出母胎，生長到會說話會行動的時候，就幫着父母拾些稻稔，挑些野菜。到了十五歲，伊父母便把伊嫁了，因為伊早晚總是別人家的人，多留一年，便多破費一年的穿吃零用，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，免得白費了自己的心思財力，替人家長財產。伊夫家呢，本來田務忙碌，要僱人幫助，如今把伊娶了，即不能省一個幫傭，也得抵半條耕牛。伊嫁了不上一年的，就生了個孩子，伊也莫名其妙，只覺得自己睡在母親懷抱裏還是昨天的事，如今自己是抱孩兒的人了。伊的孩子沒有搖籃睡，沒有柔軟的衣服穿，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住，連睡在伊的懷裏也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才得享受，白天只睡在黑黝黝的屋角裏。不到半歲，他就死了。伊哭得不可開交，只覺以前從沒這麼傷心過。伊婆婆說伊不會領小孩，好好一個孫兒被伊糟蹋死了，實在可恨。伊公公說伊命硬，招不牢子息，怎不絕了他一門的嗣。伊丈夫卻沒別的話說，只說要是在賭場裏百戰百勝，便死十個兒子也不關他事。伊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，只是朝也哭，晚也哭。

有一天伊發見了新奇的事了：開開板箱，那嫁時的幾件青布大襖不知哪裏去了。後來伊丈夫喝醉了，自己說是他當掉的。冬天來得很快，幾陣西風吹得人徹骨地冷。伊大着膽央求丈夫把青布襖

贖回來，卻吃了兩個巴掌。原來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經習以爲常，唯一的了局便是哭。這一天伊又哭了。伊婆婆喊道，『再哭！一家人家給你哭完了！』伊聽了更不住地哭。婆婆動了怒，拉起搗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幾下。伊丈夫還加上兩個巴掌。

這一番伊吃的苦太重了。想到明天，後天……將來，不由得害怕起來。第二天朝晨，天還沒亮透，伊輕輕地走了出來，私幸伊丈夫還沒醒。西風像刀，吹到臉上很痛，但是伊覺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還輕些，也就滿足了。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，到了一條河邊，才停了腳步。這條河裏是有航船經過的。

等了好久，航船經過了，伊就上了船。那些乘客好似個個會催眠術的，一見了伊，便知道是在家裏受了氣，私自逃走的。他們對伊說道，『總是你自己沒長進，才使家裏人和你生氣。即使他們委屈了你，你是年幼小娘，總該忍耐一二。這麼使性子，碰不起，苦還有得吃！況且如今逃了出去，靠傍誰呢？不如趁原船回去吧。』伊聽了不答應，只低着頭不響。衆客便有些不耐煩。一個道，『不知伊想的什麼心思，論不定還約下了漢子同走！』衆人便譁笑起來。伊也不去管他們。

伊進了城，尋到一家薦頭。薦頭把伊薦到一家人家當傭婦。伊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；雖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，卻沒人說伊，罵伊，打伊，便覺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，永遠不願更換了。伊唯一的不快，就是夜半夢醒時思念伊已死的孩子。

一天，伊到市上買東西，遇見一個人，心裏就老大不自在，這個人是村裏的鄰居。不到三天，就發生影響了：伊公公已尋了來，開口便嚷道，『你會逃，如今尋到了，可再能逃？你若是乖覺的，

快跟我回去！」伊聽了不敢開口，奔到裏面，伏在主母的背後，只是發呆。主母便喚伊公公進來對他說，「你媳婦爲我家幫傭，此刻約期還沒滿，怎能去？」伊公公無可辯論，只得狠狠地叮囑伊道，「期滿了趕緊回家！倘若再逃，我家也不要你了，你逃到哪裏，就在哪裏賣掉你，或是打折你的腿！」

伊覺得這舒服的境地，轉眼就要成空虛的，非常捨不得。想到將來……更害怕起來。這幾天裏眼睛就腫了，飯就吃不下了，事也就做不動了。主人知道伊的情況，心想如今的法律，請求離婚，並不煩難，便問伊道，「可情願和夫家斷絕？」伊答道，「哪有不願！」主人便代伊草了個呈子，把種種以往的事實和如今的心願都敘述明白，預備呈請縣長替伊作主。主婦卻說道，「替伊請求離婚，固然很好，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幫傭的。一旦伊離開了我家，又沒別人家僱伊，那時候伊便怎樣？論情呢，母家原該收留伊，但是伊的母家可能辦到？」主人聽了主婦的話，把一腔俠情冷了下來，只說一聲「無可奈何！」

隔幾天，伊父親來了，是伊公公叫他來的。主婦問他，「可有救你女兒的法子？」他答道，「既做人家的媳婦，要打要罵，概由人家，我怎能作得主？我如今單是傳伊公公的話叫伊回去罷了。」但是伊仗着主母的迴護，沒有跟伊父親同走。

後來伊家公婆託鄰居進城的帶個口信，說伊丈夫正害病，要伊回去服侍。伊心裏只是怕回去，主母就替伊回絕了。

過了四天，伊父親又來了，對伊說，「你的丈夫害病死了，再不回去，我可擔當不起。你須得跟我走！」主母也說，「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。否則你家的人就會打到這裏來！」伊見眼前的人沒一個

不叫伊回去，心想這一番一定應該回去了。但總是害怕，總是不願意。

伊到了家裏，見丈夫直僵僵地躺在牀上，心裏很有些兒悲傷，但也想，他是罵伊打伊的。伊公婆也不叫伊哭，也不叫伊服孝，卻領伊到一家人家，受了二十千錢，把伊賣了。伊的父親，公公，婆婆都以爲這個辦法是應當的。他們心裏原有個成例：既不種田，便賣耕牛，伊是一條牛，如今用不着了，便該賣掉。把伊的身價充伊丈夫的殮費，便是伊最後的義務！

隔膜

我的耳際只有風聲，水聲，僅僅張得幾頁帆呢。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，只見枯黃而將有綠意的岸灘，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田畦，遠處是村屋，竹園，叢林，一棵兩棵枯死的樹幹，更遠處是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，都相隨着向後面奔去。好順風呀！使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快慰。但是爲了什麼呢？我自己也不能述說。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？不是。在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？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？沒有。那麼爲什麼快慰呢？我哪裏能够解答！雖然如此，這很大的順風總該受我的感謝。

照這樣大的風，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。我一登岸，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；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，準備應對；我的口將開始工作，盡它傳達意思的職務。現在耳目所接觸——風聲，水聲和兩岸景物——何等地寂靜，閒適。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，繁擾紛紜就跟着在背後。正像看電影的時候，忽然放出幾個大字，「休息十分鐘」，於是看客或閉目養神，或吸煙默想，略舒那注意於幻景的勞倦。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，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，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應付他了。

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會聽見些什麼話。我因爲有以往的經驗，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

而爲預言。以下的話一定會聽見，會重複地聽見：『今天來順風麼？你那條路程遇順風也還便利，逆風可就累了，六點鐘還不够吧？……有幾天耽擱？想來這時候沒事，可以多盤桓幾天。我們難得敘首呢。……府上都安好？令郎會走了？話都會說了？一定聰慧可喜呢……』這等話我懶得再想下去，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。我一登岸，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。我便要說以下的話：『今天剛遇順風。我那條路程最怕的是遇着逆風，六點鐘還不够呢。……我大約有一星期耽擱。我們可以暢敘呢……舍下都安好。小兒會走了，話說得很完全，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……』

我忽然想起一個奇異的思想：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，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，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，彼此遞寄，省得屢次複述呢？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，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顛倒，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。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有蓄音器的功用——所欠缺的也在不能預決問話的次序。然則彼此會面真有意義，大家運用着腦子，按照次序一問一答，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，就算情意格外濃厚。但是腦子太省力了。我剛才說腦子『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』，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，不用再想了，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；它的任務，只在于待他人問我某話時，命令我的口說出某一個現成的意思就是了。我若取笑自己，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。我做這等器物已不止一次了。

果然，不出我所料，我登岸不滿五點鐘，已聽了五回蓄音器，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。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，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，連牆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

題識都看得清楚。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着，我卻不敢正視他，——恐怕他也是這樣——只是朝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鑒；因為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，沒有了，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，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，很是難受，不相正視，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。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駕馭，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，瞧見烏黑的鬚鬚，高起的顴頰，和很大的眼珠。不好了，趕緊回到對聯上，無聊地想那「兩漢」兩字結構最好，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，倒是上品呢。

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，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劫，那種孤淒徬徨的感覺，超於痛苦以上，透入我的每一個細胞，使我神思昏亂，對於一切都疏遠，淡漠。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，似乎受了束縛。然而燈光的雪亮，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，茶杯裏有上升的水汽，我和他對面坐着，在一個極漂亮的書齋裏，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！

他靈機忽動，想起談資了，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燃着鬚鬚說道，「你們學校裏的畢業生有幾成是升學的？」他這個發端使我安慰和感激，不至再默默相對了，而且這是個新鮮而可以發揮的問題。我便策勵自己，若能努力和他酬對，未始不可得些趣味。於是答道，「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，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做終身的依託，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。」完了，應答的話盡於此了。我便大失所望，不料這個問題僅有一問一答。

他似乎凝想的樣子，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「是」字來推測，便知他的神思並不屬於所發的問題。「是」字的音波擴散而後，室內依然是寂寞，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，越來越緊密攏來。我竭力想和他抵抗，最好靈機一動，也找出些談資來。然而我和醉人一般，散亂而麻木的

腦子裏哪裏能够想出一句話呢？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，但必是字典上所有的幾個字，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拼綴而成的，這是可以預言的。這原屬很平常，很習慣，算不得什麼的事，每一小時裏不知要拼綴幾千百回，然而在此地此時，竟艱難到極點，好奇怪呀！

我還得誇獎自己，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成功了，我從虛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捉住了一句具體的話！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，表示我的誠意，問道，「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，那裏的功課還不差吧？」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，但平時的聯想思此便及彼，現在卻是既斷而復續的了。

『那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。我所以把他們送進去，就爲畢了業一定有事務派任，比別處穩妥些。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竭力的了！買西文書籍一年要花六七十元，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，一支什麼尺便需二十元，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，……需……元，……需……元……』我的注意力終於消散，對於他的報銷賬漸漸地模糊了。

這是我問他的，很誠意地問他的，然而聽他的答語時，便覺得淡漠無味，終至於充耳不聞。莫怪我剛才答他時，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『是』字。

我現在又在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，連我一共是七個客，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。圓桌子上鋪着白布，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着色澤不同的各種食品，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僵冷的明亮。僕人執着酒壺，跟在主人背後。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，取起酒杯，待僕人斟滿了酒，很恭敬的

樣子，雙手舉杯過額，向一客道，『某某兄，』就將杯子放在桌上。那位『某某兄』遙對着主人一揖。主人取起桌上擺着的筷子，雙手舉過了額，重又放在原處。『某某兄』又是一揖。末了主人將椅子略動一動，便和『某某兄』深深地對揖。這才算演完了一幕。

輪到第七幕，我登場了。我曾看過傀儡戲，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，那傀儡就會做拂袖，捋鬚，擡頭，頓足種種動作。現在我化爲傀儡了，無形的線牽着我，不由我不俯首，作揖，再作揖，三作揖。主人說，『你我至熟，不客氣，請坐在這裏。』然則第一幕登場的那位『某某兄』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。

衆人齊入了座。主人舉起酒杯，表現出無限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，『春夜大家沒事，喝杯酒敘敘，那是很有趣的。』客人都擎起酒杯，先道了感謝，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。我自然不能獨居例外。

於是開始喝第一口酒。大家的嘴脣都作收斂的樣子，且發出啞噪的聲音，可知喝去的量不多。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，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。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。

談話開端了，枝枝節節蔓延開來。我在旁邊靜聽，只不開口，竟不能回溯怎樣地推衍出那些話來。我越聽下去越模糊，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，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裏，充滿着頌揚，謙抑，羨慕，鄙夷……總之，一切和我生疏。我真佩服他們，他們不盡是素稔的——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——偶然會合在一起，就有這許多話講。教我哪裏能够？但我得到一種神祕的啓示，覺察他們都是預先製好的蓄音片，所以到處可開，沒有阻滯。倘若我也預製些片子，此刻一

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，我就要佩服自己了。

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，爲什麼深深地掩埋着，專用蓄音片說話？這個不可解。

他們的話只是不斷，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樂音，哪裏耐久聽！我覺得無聊了，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，我只是孤獨。我就想起日間江上的風聲，水聲，多麼爽快。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，回到我的舟中，再聽那爽快的音調，這個孤獨我卻很願意。但是怎麼能逃，逃了豈不要辜負主人的情意？而且入席還不到一刻鐘呢！計算起來，再隔兩點鐘或者有散席的希望。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筷，只顧開他們的蓄音片，怕還要延長哩。我沒有別的盼望，只盼時間開快步，趕快過了這兩點鐘。

那主人最是煩勞了，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，不欲冷落了一個人，臉兒笑着向這個，口裏發出沈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，接着又對第三個的話表示深至的同情。——「是」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，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，融爲一體了。——他又要指揮僕人爲客人斟酒，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，使他當心，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；又要稱述某一道菜滋味還不惡，引起客人的食慾。我覺察他在這八面兼顧的忙迫中，微微地露出一種恍忽不安的神情。更看別人，奇怪！和主人一樣，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恍忽不安的分子。他們爲了什麼呢？難道我應了「戴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」這句話麼？

席間惟有我不開口，主人也忘了我了。一會兒他忽然憶起，很抱歉地向我道，「兄是能飲的，何不多乾幾杯？」我也將酒食之事忘了，承他提醒，便乾了一杯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坐在一家茶館裏。茶館裏的茶客，我大都認識的。我和他們招呼，他們也若有意若無意地同我招呼。人吐出的氣和煙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煙彌滿一室，望去一切模糊，彷彿是個濃霧的海面。多我一個人投入這個海裏，本來是極微細的事，什麼都不會變更。

那些茶客的狀態動作各各不同：有幾個托着煙袋，只顧吸煙，每一管總要深深地嚥入胃底。有幾個手支着頭，只是凝想。有一個人，瘦削的顴頰，狡猾的眼睛，踱來踱去找人講他昨夜的賭博。他走到一桌旁邊，那桌的人就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，間或插一兩句話。待他轉臉向別桌時，那人就回復他先前的模樣，別桌的人代替着他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，間或插一兩句話了。

一種宏大而粗俗的語聲在室的那一角爆發出來，『他現在卸了公務，逍遙自在，要玩要幾時才回鄉呢。』坐在那一角的許多人闐然大笑。說的人更爲得意，繼續說道，『他的公館在仁濟丙舍，前天許多人乘了車馬去拜會他呢。』混雜的笑聲更大了，玻璃窗都受震動。我才知道那人說的是剛死的警察廳長。

我欲探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裏的緣故，竟不可得。他們要會見某某麼？不是，因爲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裏傾心地談話。他們要討論某些問題麼？不是，因爲我聽他們的談話，不必辨個是非，不必要什麼解答，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。訕笑，誹謗，滑稽，疏遠，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。

這裏也有熱情的希望的笑容，當一個人問又一個人道，『你成了局麼？』臉上就現出這種笑容。『成了，』這是個隨意的很不關心的答復。問的人頓時斂了笑容，四周環顧，現出似乎和那人絕

不相識的樣子。

有幾個人吐暢了痰，吸足了煙，喝飽了茶，坐得懶了，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煙灰，悄悄地走了，也沒什麼留戀的意思。

我只是不明白……

一九二一，二，二七。